

誰說得準呢？

文：張秉權

無論是否承認這是個「後現代世界」，無論是否承認「後現代世界」的特徵是壓縮時空，是磨平深度，我們的確處於一個輕視歷史，只重即時的世代。

表演藝術的「現場性」使這個世代特徵顯得更形合理。我們要面對即時的觀眾，我們希望觀眾有即時的反應，我們要取得觀眾對這個戲的即時觀感……。當光影褪去，人散場空，留下來的，就只讓數字來發言了。這些以人、以銀元為單位的數字，甚至成為這個作品那個作品是否值得「復活」起來再見觀眾的主要考慮。

戲劇「演出」當然不是為了未來的觀眾。但是，未來的觀眾，會不會從現在或過去的作品中找到值得欣賞的東西？無論那是「演出」的記錄，還是配合「演出」的其他資料，例如劇本，例如背後的經驗？

總有一些東西是超越「即時」的。我們深信。

在「歷史」作為獨立科目，漸漸要淡出此地的學校課程的時候，身邊有人溫柔地用遊歷、記述、攝影、出版等手法，勇猛地以集會、示威等姿態，努力要讓過去留下。

我們現在做的，或許是類似的一種努力。演出過去了，人與團都淡出了，但是，曾經有過的不會「都」過去。經過有心人的時空「壓縮」和「還原」處理，它們甚至會更顯美態，更能夠為現在與未來的人所理解。

誰能說得準呢？

序

文：梁偉詩

「香港專上學聯戲劇節」在香港戲劇史上，有著非常獨特的位置。作為「學聯戲劇節」的研究者，我們站在廿一世紀的新世代，嘗試為香港戲劇尋根——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四年，學聯戲劇節這項特定歷史產物，始於「認中關社」終於藝術探索，即使後來在百花齊放的戲劇藝術氛圍中淡出，學聯戲劇節絕對是香港戲劇史上繞不過去的一頁。因此我們把對於學聯戲劇節的梳理，命名為《火紅與劇藝：學聯戲劇節初探》。

《火紅與劇藝》考察了六、七十年代香港知識精英，如何把滿腔熱情投放到一體兩面的學運與劇運，及至八十年代的青年戲劇愛好者，已不再滿足於學聯戲劇節所搭建的藝術平台，各自轉向其他戲劇藝術場域另闢蹊徑。

廓清學聯戲劇節的發展之路，固然可以了解香港戲劇如何從蒙昧的激情，走向有意識的藝術探索；然而，更關鍵的是，學聯戲劇節凝聚和網羅了大批當時潛質優厚、才華橫溢的戲劇人才。他們有的是四十年代「南來文人」的後人、有的後來積極推動香港戲劇發展、有的經歷「學聯」洗禮後負笈海外研修劇藝。昔日青澀熱血的青年逐漸蛻變成長，並成為今天香港劇壇的中堅力量。

在《火紅與劇藝》中，我們打撈歷史碎片，在蛛絲馬跡中東拼西湊。除了學聯戲劇節走過的軌跡外，也窺見了香港社會發展的側面。從對祖國充滿天真想像到「學聯戲劇組」赴粵交流，學聯戲劇節的確是一面反映香港知識界回應社會和世界的鏡子，也照見了歷史的盲動和必然。